

刘元林 著

坡 咳

活在秦腔里的记忆



群众出版社

中华美文书系

中华美文书系

坡 嫌

——活在秦腔里的记忆

刘元林 著

群众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坡嗲 / 刘元林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2. 4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991 - 0

I. ①坡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44361 号

坡嗲

——活在秦腔里的记忆

刘元林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次

印 张: 9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3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4991 - 0

定 价: 30.00 元

网 址: www.cppsup.com.cn www.porclub.com.cn

电子邮箱: zbs@cppsup.com zbs@cppsu.edu.cn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330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走向坡嗲之路

俞梓炜

坡嗲在陕西关中地区，秦岭北坡，虎峪河绕村而过。这样一个沙石遍地的小村子，在中国无以计数。但属于刘元林的，只此一个。于是，才有如此钟情的个人文字：“如果说秦岭是男人，坡嗲就是他的脚趾；如果说秦岭是女人，坡嗲就是她的裙边。这裙边或厚或薄，乍长乍短……雨过天晴，站在家门口，关中平原就是一本摊开的书，标题是飘带似的渭河，插图中就有如玉体横陈的乾陵了。”

—

翻开《坡嗲》这本书，扑面而来的是古野的风、乡土的气。

民以食为天，臊子面、搅团、浆水菜，该是坡嗲的门脸儿吧。说到臊子面，元林兄的笔就活泛起来，得意起来，他说：“我偶尔也做做饭，水平相当可观，可以把挂面煮熟，把黄瓜拍扁，但最拿手的，还是做臊子

面。”如此“可观”的水平，臊子面能拿出手么？

面好吃，不直接说如何做，却先卖了个关子：“小时候爱走亲戚，一大诱因就是能吃臊子面。”接着才慢慢道来，臊子如何，汤汤又如何。看到此处，便要疑心这是菜谱而非别的。这么渲染了还嫌不够，元林兄竟拉来苏东坡助兴捧场，说苏在凤翔府任签书判官时，写过“剩欲去为汤饼客”的诗句，还斩钉截铁地说：这“汤饼”，就是臊子面。

果真如此？我是个较真的人，赶紧去查。《释名疏证补》云：“索饼疑即水引饼，今江淮间谓之切面。”面之初称饼，倒也确实。其实，王维、黄庭坚都有写汤饼的诗。王维《赠吴官》说：“江乡鲭鮓不寄来，秦人汤饼那堪许？”不见兔子不撒鹰，因为没有吃到咸鱼，就坚决不给臊子面，王维是很注重等价交换和礼尚往来的。黄庭坚就大不一样，他埋头苦吃，“露湿何郎试汤饼，日烘荀令炷炉香”（《酴醿》）“汤饼一杯银线乱，萎蒿数箸玉簪横”（《过土山寨诗》），很有点奋不顾身的味道。看来，臊子面确乎名不虚传。

《坡嘴》的文字里，紫青缭白，满是俚语和野趣。大人嘴里的儿话，孩子嘴里的口语，都是现成的例子。

儿话，即脏话、荤话、黄段子。堂兄保生就是个善讲儿话的后生。桥被洪水冲断了，要过河的小伙儿看河对岸立着个漂亮女子，球（阳物）生生把裤撑破了，伸到河对岸，搭成一座桥。李白来到焦山，远望松寥山而不得神仙去处，曾有“安得五彩虹，驾

天作长桥”的诗句。在这则坡嗲的儿话里，不靠天，不靠地，坡嗲人靠的是身上的家伙儿，就这想象力，能和李白分庭抗礼。

儿话里的故事却还没有完。上集的人有福了，担着扁担拉着架子车，踩着“桥”过河了。这还不算奇，奇的是有一个老汉吃着旱烟锅子，随手在“桥”上磕了一下烟灰。这下出了大事儿，小伙儿被烫得大叫一声，球蔫了，上面的人全掉到了河里。

这儿话里的滋味，麻辣烫全有了。后来，一个作家说：这段子有文化，反映的是生殖崇拜的集体无意识。这里的生殖崇拜，是指男根崇拜，反映到坡嗲的日常生活里，便是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，不单为坡嗲独有，乃是世界性的问题。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朱迪斯·巴特勒，在她开设的女权主义理论课上，要求学生必须把女性的复数形式 Women 拼写成 Womyn，以这样标新立异的方式来抗拒男权文化对词语的影响。

坡嗲人的男权文化具体表现在对子嗣的渴求上。堂兄保生的媳妇光如嫂，是个能点亮人眼睛的好看女子，但因为生的都是女儿，夫妻俩常为这事争吵不休。保生埋怨：“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还不如个机器呢。”超生罚款，家具卖了，手表当了，家里空空如也。那些日子，总见到光如嫂挺着大肚子，一个人坐在破败的家门前。频繁的生育，很快让光如嫂走了形，眼泡肿胀着，像一个服刑的女囚。

光如嫂终于离开了坡嗲，有人说回娘家了，有人说被人贩子拐走了，从此再无消息。作为丈夫的保生不能理解，已经有几个

娃的光如嫂，怎么忍心走？其实，光如嫂是逃命而去的。现如今，光如嫂的两个女儿都当妈妈了。前些年，元林兄去陕北榆林出差，奉保生哥之命，曾专程去米脂县查找过一回光如嫂，无果。倒是长辈中的七爷对这桩婚姻早有预言。“丑妻薄地家中宝”。这句古训，在坡嗲很流行。美女肥地，哪个男人不爱？坡嗲贫瘠的土地，穷困的生活，注定留不住像光如嫂这样外表美丽、内心倔强、心气极高的女子。

二

口口，即童谣、儿歌。

月亮爷，光——光，
赶明儿走到梁上。
梁上有个好富汉，
一斗麦，磨四遍。
白面搁到瓮瓮，
黑面搁到洞洞；
白面给婆婆吃，
黑面给爷爷吃。
爷爷吃了屙不下，
屙到门背后，
叫黄狗，没黄狗，
叫黑狗，没黑狗，
叫他姐夫来吞一口。
.....

月光之下，两个小小的身影。一个是元林哥，一个是玲玲妹。这是两个孩子，就着

月亮，最爱说的口口。玲玲有时犯坏，说到最后，就说成是“叫元林哥来吞一口”。

玲玲的眼窝真大，大得像牛铃。玲玲笑的时候，眼睛眯成两道月牙儿，宛如虎头山侧牛角沟的那眼泉，长长弯弯的睫毛，是泉边的蒲草。玲玲咧开嘴的时候，露出两排石榴籽一样细密的白牙，明晃晃地爱煞人。

两人是游戏的好搭档、好伙伴。玩“跳马城”的游戏，元林哥用手攥住玲玲妹的手腕。玩藏猫老虎（捉迷藏）时，玲玲跑进跑出，累得满头大汗，脸上被竹叶划出了红道道，还是找不着。玲玲就哭了。这时响起一声狗叫，是元林哥学的，玲玲笑嘻嘻跑过来。

放学回家，两个孩子便奔向田间地头打猪草。玲玲眼尖，手快，总是能在芜杂的野草中，分辨出哪些是猪爱吃的草，总是她的笼子先满，接着就帮她的元林哥。打好猪草，就去摘酸枣，站在山顶看风景，有时玲玲也会讲讲乾陵的故事。

《长干行》里说：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千里，两小无嫌猜。”说的不正是元林哥和玲玲妹吗？青梅竹马的时代骤然结束。雨天，玲玲被送往医院，再没有回来。红花被子，蒙着白塑料布。玲玲一只染了红指甲的手，露在塑料布下。

玲玲之死，是元林兄郁结于心的隐痛。两个同岁的孩子，在人生之初，相伴十年，同声共气。这是一段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。于是，文字中的十岁少年，在玲玲离世的那个晚上，一个人坐在场院的碌碡上，看天，天上什么都没有，除了黑，还是黑。在少年

心事可拿云的年龄，一个十岁孩子的天空涨满了无法言说的阴霾。

弗洛伊德说，七岁前就注定了一个人的一生，那么十年呢？人来人往的人潮，能伴我们十年，不离不弃的有几人？所以，元林兄说，往事并不如烟。一些往事，注定要伴人一辈子；或者说，一些往事，也注定了一个人的一生。个人的志趣爱好和价值追求，都可以从他的童年找到注脚。诚哉斯言，于我心有戚戚焉！

那只染了红指甲的手，还有那“虎豹豺狼长虫窝”的戏文……将一直活在文字里，这是最好的纪念，我以为。然而又觉得似乎未尽其言，才记起一句：“未哭过长夜者，不足以语人生。”这里的“哭”，眼泪是流向心里的。

与口口相呼应的，是文字间时隐时现的抓心挠肝、浩荡流淌的旋律。光如嫂唱的《兰花花》，“一炮打响”的对联，童声合唱的秦腔《三滴血》，路遥“毛眼眼照哥哥”的歌词……高亢时高亢，诙谐时诙谐，凄惶时凄惶，明媚时明媚……少了这些旋律，坡嗲在文字里就失掉了肌理，失掉了情味。

三

从《坡嗲》中，走出来的不单是玲玲、保生、光如嫂、七爷，不单是舅公舅婆、父母等长辈，还有一个重新转生的自我：一个仰望星空的孩子。

元林兄写道：

印象最深的，是那一片星空。好大一棵柿子树啊，比坡嗲任何一棵都高都大，像深秋落尽了叶子，满树都是繁密的果实。大的像磨盘柿子，小的像火晶柿子，亮的像黄蛋柿子，暗的像青柿子。忽然，一颗熟透了的蛋柿从树上掉下来，疾速地向马壳郎方向坠去……这树到底有多高、多大？结了多少果子？它的根又在哪里？当大场一片安静、鼾声四起之时，我曾睁着一双幼稚的眼睛，问。近四十年后，依然不得其解。只是，再也没有见过那么浩大繁茂的星空了。

朝花夕拾多少事，化入笔端生烟霞。一片星空就是一颗巨大的柿子树，激起了少年攀爬摘星、追寻探求的梦想。实实在在的细节，平平淡淡的往事，只年少时一抹星空的记忆，便酿成笔下如许浩繁文字。元林兄自己承认：“说坡嗲，多是第一印象的叙述，未作过多的铺排和渲染。儿时幕天席地的经历，让我对于山水自然有了长久的喜爱和向往。”我想，那双怀揣梦想的眼眸，是《坡嗲》文字中最璀璨的书签。

一个写字人，首先是因为写自己而不朽。一些细节，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摹写到位。元林兄写担水、拉土、割柴，写丢猪娃、烧荒荒、撸柿蛋，写用火盆儿取暖，在秦腔里放歌，请长虫治病……娓娓道来，不疾不徐。

瓜儿坡守玉米地，写得很有情味。元林兄对城里人浪费粮食颇为不满，写着写着，顺手就投出个小暗器：“我在坡嗲没见过山猪的影儿，却见过被山猪糟践的玉米地，玉

米秆横七竖八被擦倒一地，概儿大多被啃过，只是啃得极不认真，像城里一些人用过的自助餐。”呵呵，不带这么暗地里骂人的。昏昏而睡，醒来天地一片明亮，“一举头，‘咣’的一声，我的头碰上了一轮月亮。月亮正从坡脑儿走过。我浑身一激灵，睡意全无。”这个大胆的拟声词“咣”，祛除了一夜的黑暗、孤寂、恐惧。月亮如天使而来，天高地迥，明月在心。当时明月依旧在，清风又过谁家院。

沧海桑田的变迁，赶不上人类改天换地的速度。故乡，如同当年集贤剧团的当家红豆秋棠，俊秀挺拔的腰肢早已面目全非，不忍回头细看。那么，人又如何面对日渐消失的故乡呢？元林兄坦言：“把故乡当成一个老朋友，平和地交往、交谈，相对客观地留下自己的观察和记忆。”

取相对客观的态度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，尤其是面对故乡的时候。很多痛苦的记忆被过滤掉之后，不少人笔下的故乡就成为了田园牧歌式的桃花源，一杯让自己醉了多年，且饮且醉的甜酒。元林兄不这样看，他认为：“传统的乡村文化，是道德专制文化，包容力很差。”

不过，能意识到，并不意味着能做到。在行文的表达方面，元林兄在揭示坡嗲阴暗面之时，总是点到为止，似乎刻意要寻求一种朦胧化，用中年特有的沧桑调淡了心灵的隐痛，淡到白描式的勾勒。写迷信害人，只写一只露在塑料布下的手；写不满棍棒教育，只写父亲手里一截好白好长的烟灰……写得稍微具体点的，也仅背信弃义的舅婆养

子，马家持刀杀妻的女婿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物，和与此相关的几个事件，相比其他内容，这部分就显得尤为仓促和单薄了。也许，这是游子对故乡最难拿捏的文字，且不去苛求了。

四

文字是有温度的，如红泥小火炉，一丝丝逼出冬天的寒气。元林兄说，用文字“温习早年岁月，就是给自己的心灵做了一回保养。”有时，文字是一种救赎，让过往变成一种可触可感的片段。一个人，无论走得多么远，也永远走不出故乡。因为在心理版图上，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，也是一个文化概念。对故乡的态度，不是简单的“感激”或“批判”所能够涵盖。故乡，携裹着游子所有最初的信息。与其说频频回顾是游子的惯有举动，倒不如说这是人们对年少自我的认定，对乡土故园无法舍弃的依恋。

文字的一种价值在于：立此存照，拒绝遗忘。古人重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德行标准朝代更替，丰功伟绩灰飞烟灭，独有文字踽踽前行，如烛火如微光，洞悉人生，照彻生命。《坡嗲》一书，是留给生命旅程的一份记录，是追忆往昔、拒绝遗忘之作，是作者为远去的故乡倾心编纂的一部词典。

有我有花香，无我皆沉寂。真正幸福的人，是有心灵故乡的人。有且只有文字，才能铸就一条返乡之路。

坡 嗲

目 录

序 走向坡嗲之路 / 1

第一輯 故 土

坡嗲 / 3

二球 (1) / 5

二球 (2) / 7

儿话 / 11

耍媳妇 / 14

口口 / 18

指甲花 / 23

出朝 / 27

- 月亮娃儿 / 30
- 舅婆 (1) / 33
- 舅婆 (2) / 37
- 牛角泉 / 41
- 土壤 / 44
- 背枷 / 47
- 猪娃儿 / 50
- 割麦 / 54
- 火盆儿 / 57
- 烧荒荒 / 59
- 长虫 / 62
- 蛋柿 / 65
- 通穿 / 67
- 洋槐林 / 70
- 羽子园 / 72
- 大场 / 75
- 公路 / 78

瓜儿坡 / 81	高考 / 144
马壳郎 / 84	王建辉 / 148
楼观台 / 87	胡国祥 / 151
祭灶 / 91	八娘 / 154
杀猪 / 94	叶儿 / 156
蒸馍 / 98	大 / 160
守先人 / 100	妈 / 164
臊子面 / 103	
搅团 / 106	
浆水菜 / 110	
走亲戚 / 115	蝈蝈 / 169
社火 / 118	看客 / 173
大戏 / 121	公鸡 / 176
秦腔 / 124	手机 / 178
年 / 129	头盔 / 180
家谱 / 135	闲妻 / 182
小学 / 140	夫妇 / 185

第二辑 旅途

坡 峻

目 录

女儿谷 / 188	作诗 / 234
艳遇 / 191	玩笑 / 237
有事 / 195	非典 / 240
记者 / 198	提问 / 243
欧洲 (1) / 201	平安 / 246
欧洲 (2) / 204	一年级 / 249
欧洲 (3) / 207	慈善 / 252
小企鹅 / 210	馒头树 / 255
	童年 / 257
	父子 / 261
	跋 活在秦腔里的记忆 / 264
第三辑 亲 子	
起名 / 215	
男女 / 218	
学语 / 221	
人之初 / 224	
撒野 / 227	
童谣 / 230	

第一辑 故土

